

我fd話我沉船沉到癡L咗線！

作者: 慘汁酒田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Ch1：叫雞專家

我叫做王靜，四十歲，單身。

我呢個名，成日俾人笑。阿媽話，改「靜」係想我乖巧、斯文。結果呢？我係好靜，靜到存在感係零——中學七年，冇人記得我個名；去GYM房教練成日記錯我係「陳生」——屌，我邊忽似陳生？

陳靜就話啫。就算連叫雞，啲鳳姐都唔會記得我。

我一個人住喺觀塘一間劏房，朝九晚六做物流文職，人工萬五，冇升職潛力，冇存在感。每日收工，一個人行返屋企，一個人食飯，一個人對住部電視。我阿媽喺鄉下，一年見得一次；我冇兄弟姊妹，冇朋友，WhatsApp入面除咗公司group之外，從來冇人send訊息俾我。

講起叫雞，我先係真正嘅專家。

二十三歲破處，係朋友帶我去砵蘭街一樓一。第一眼見到個鳳姐，我緊張到講錯價錢——佢話全套六百，我聽錯當八百俾，佢笑到收唔到聲。

由嗰日開始，我踏上咗呢條不歸路。十八年嘅叫雞生涯，我洗過嘅錢夠買一架全新嘅豐田Hiace。我試過嘅女，冇一百都有八十。企街、一樓一、指壓、酒店高鐘、甚至係啲私人會所嘅「高級貨」，我全部玩過。

但係，我一直堅守一個宗旨：永遠唔沉船。

咩叫沉船？就係對一個妓女產生真感情。呢個係玩家嘅大忌，係最柒嘅事。我見過好多朋友沉船，有啲仲要同條女結埋婚，結果呢？唔夠兩年就離婚，仲要俾人呃晒啲錢。我王靜，永遠唔會做呢種on9仔。

我有自己嘅玩法。每個鳳姐，我頂多搵三次——第一次試食，第二次翻食確認水準，第三次就係告別戰。三次之後，我一定換人，絕不留戀。個鳳姐幾好服務都好，幾溫柔都好，三次之後就係陌路人。

我有自己嘅黑名單：假波嘅唔要、服務差嘅唔要、態度串嘅唔要。唔食熟人，唔做熟客，費事現實生活同叫雞混為一談，同埋費事引火燒身。

呢個玩法，我守咗十八年。

直到我遇到佢。Circle。

Ch2：第一次見Circle

時間要返去七年前。

嗰排長沙灣有個新嘅一樓一，聽講有個新女叫「Circle」，服務好，樣靚，把聲溫柔。我喺啲討論區睇到呢個消息，梗係即刻去試。

我記得嗰晚係星期四，夜晚九點幾。我行上長沙灣一幢唐樓，去到六樓A室，攞鐘。門打開一條罅，一個女人露出半邊面，戴住口罩，露出一對好大嘅眼。

「你好，全套八百。」佢把聲好溫柔，好似啲電台深夜節目嘅女主持咁。

我入咗去。佢除低口罩，我個刻呆咗。

佢大概三十歲，個子嬌小，皮膚白淨到好似啲韓星咁，五官精緻，笑起上嚟勁甜美，成個樣好似某個台灣偶像劇嘅女主角（我唔開名，費事俾人話我意淫）。

「我叫Circle，隨便坐。」佢笑住講，露出兩個酒窩。

我有諗過，一個鳳姐可以咁靚。

完事之後，我哋傾咗一陣計。佢話佢嚟自湖北，鍾意食辣，有一個女。佢講嘢嘅時候，對眼好有神，成個樣好真誠，完全冇風塵味。

佢仲話自己好大頭蝦：「講起都覺得自己有啲癲。我試過一日之內唔見電話兩次，第一次漏咗啲小巴度，好彩個司機好人俾返我；第二次漏咗啲茶餐廳，又係好彩冇俾人拎走。我成日都係咁，係咪好傻？」

我聽完笑咗出聲。呢個女仔，真係好得意。

臨走前，佢話：「你下次可以再嚟搵我㗎。」

我點頭，心入面諗：我一定會再嚟。

Ch3：沉船嘅開始

之後，我開始密密咁搵Circle。

初初我同自己講，我只係鍾意佢嘅「服務」。佢嘅服務的確係好——溫柔、細心、唔催鐘、仲會同你傾計，令你覺得自己唔係一個嫖客，而係一個朋友。

但係慢慢，我發覺有啲嘢唔同咗。

我開始唔係為咗性而搵佢，而係為咗見佢。

我開始記得佢嘅所有嘢——佢鍾意食辣，佢怕凍，佢有個女讀緊小學，佢老公對佢好冷淡。我開始帶啲小禮物俾佢，有時係一包佢鍾意嘅湖北辣椒乾，有時係一支青檸味嘅soda酒。

我記得有一次，佢隨口講咗句：「我好耐冇食過香港嘅街邊魚蛋啦。」第二日，我特登買咗兩串魚蛋上去俾佢。佢見到嗰陣，對眼瞪到好大，然後笑住講：「你傻㗎？我講吓㗎咋。」

「你係講吓，我就記住。」我話。

佢望住我，沉默咗幾秒，然後細細聲講：「你真係一個好奇怪嘅人。」

「點解？」

「其他客，唔會咁樣。」

我有出聲。因為我知道，我已經唔係一個「普通客」。

我開始期待每一次見面，見到佢嘅笑容，我成個人都會好開心。我知，我沉船了。

我打破咗自己嘅規矩。我唔只搵佢三次，而係搵咗佢三十次、五十次。我親手撕毀咗自己守咗十八年嘅規矩。

我同自己講：只係因為佢服務好。只係因為佢好傾。只係因為冇其他更好嘅選擇。

但係，我呃緊自己。我沉咗落去，沉得好深。

Ch4：失蹤

五年前嘅某一曰，Circle忽然同我講：「我同朋友合資開咗間美容院，我以後唔做呢行啦。」我聽到，個心離一離。

「恭喜你。」我扮開心，但係個心好似俾人打咗一拳。

「多謝你。」佢笑住講。「你係我最好嘅客人，我會記住你嘅。」

佢俾咗個WeChat

ID我，話可以保持聯絡。我加咗佢，但係佢好少上線，有時send訊息俾佢，要等幾日先覆。然後，兩年幾前，佢嘅WeChat忽然消失咗。我send訊息俾佢，全部都彈返轉頭——佢刪咗account。

我有佢電話，冇佢WhatsApp，冇任何方法可以搵到佢。

Circle，就咁消失咗喺我嘅世界。

嗰段時間，我好迷失。我繼續叫雞，繼續洗樓，繼續換女。但係每一個女人，我都會忍唔住拎佢同Circle比較。呢個唔夠Circle溫柔，嗰個唔夠Circle靚，另一個又冇Circle嗰種真誠。

我發覺，Circle唔單止係一個鳳姐咁簡單。佢係我呢世人，最接近愛情嘅一次。

Ch5：網友CJ

上個月，我喺一個討論區度碌，見到一個帖。

帖嘅標題係：「冇冇人記得長沙灣Circle？」

我即刻click咗入去。帖入面嘅人話，Circle嘅美容院生意好差，蝕咗好多錢，預料好快會結業。有人仲話，Circle可能會復出做返鳳姐。

帖入面有個會員叫「CJ」，佢好似同Circle好熟咁，講到似層層：「Circle話美容院好難做，蝕咗好多錢，佢話好快會復出。我同佢仲有WhatsApp聯絡，佢話復出嗰陣會再話我知。」

我睇到呢度，個心跳得好快。

CJ繼續喺個帖度講：「之前Circle仲同我無套玩過添，好爽。」

我望住呢句，個心好唔舒服。Circle同佢無套？Circle從來冇同我無套做過。

我忍住怒火，私訊咗CJ。

「師兄，你話你同Circle仲有聯絡？可唔可以話俾我知佢幾時復出？」

CJ好快就覆咗：「你係佢熟客？做咩要搵佢？」

我咬緊牙關，打咗句試探：「我之前搵過佢好多次，佢份人好得意，連一日唔見兩次電話啲大頭蝦嘢都會同客講。」

我本來以為呢啲溫柔嘅小細節係我同Circle之間嘅獨家記憶。點知CJ幾乎係秒覆：

「哈哈！大頭蝦？佢咪又係個招！漏小巴又漏茶餐廳嘛？佢連自己有個女讀緊小學、老公對佢唔好都同我講過啦！師兄，啲雞講嘅嘢你都信？最緊要咪又係爽、夠貼心！」

睇到呢幾行字，我成個人冰冷咗。心口好似被一把鈍刀狠狠插咗入去。

原來，啲啲令我沉船嘅「真心」、啲啲可愛嘅小故事，只係佢對住每個熟客都會背一次嘅罐頭台詞。

我忍住反胃，強行打字：「我之前搵過佢幾次，覺得佢服務好好，想再搵佢。」

CJ好得戚咁覆：「哈哈，佢真係好正。你等下啦，佢話下個月可能會復出，到時我話俾你知。」

我忍住道氣：「多謝師兄。」

我望住CJ嘅訊息，個心好唔舒服。呢個男人，佢好似好享受炫耀同Circle嘅關係。佢講到Circle好似係佢嘅戰利品咁。但係，佢嘅語氣入面，有一種好熟悉嘅嘢——好似一個同我一樣，沉咗船嘅人。

因為只有沉船嘅人，先會咁樣炫耀同自欺欺人。

Ch6：重逢

果然，一個月後，CJ話俾我知，Circle喺旺角一幢唐樓復出。

我嗰晚即刻仆過去。行上三樓，搵鐘。門打開一條罅，一個女人露出半邊面，戴住口罩，露出一對好大嘅眼。

「你好，全套八百。」佢把聲好溫柔。

我成個人震晒。呢把聲，我等咗兩年幾。

「Circle。」我細細聲叫咗佢一聲。

佢呆咗，除低口罩，露出全貌——皮膚白淨、五官精緻、笑起上嚟有兩個酒窩。

「王靜？！你點解會喺度㗎？！」佢好驚訝，但係對眼係笑緊嘅。

我入咗去，佢即刻攞住我。

「我好掛住你。」佢細細聲講。

我攞實佢，個心跳得好快。「我都係。」我話。

之後，我哋做咗嗰件事。完事之後，佢攞住我傾計。傾開先知，網上講嘅係真，佢盤生意真係執咗，預咗身債，唯有肉償還錢。

佢仲話，佢好掛住我。「你知唔知，我成日諗起你。你係我咁多客入面，最好個。你唔會好似其他客咁當我係工具，你真係關心我。」

我望住佢，個心好暖。但係我個心入面有一個疑問：佢係真心掛住我，定係因為我係一個會俾雙倍錢、會記得佢鍾意食咩、會喺佢復出嗰日即刻出現嘅「好客」？

完事之後，我走入洗手間。洗面嗰陣，我無意中抬頭，睇到浴室鏡邊貼住一張細細張嘅便條紙。上面用圓珠筆寫住幾行字：

「長沙灣舊客：王靜（物流、買魚蛋/辣椒乾）、CJ（好煩、要安撫）、陳生（高大、買青檸soda）」

我著住褲嘅手瞬間停咗喺空中，成個人冷汗直流。

紙張已經有些少黃，係佢特意整理嘅「客戶檔案」。原嚟，我自以為嘅「默契」同「獨一無二」，只係佢用嚟維持生意嘅專業技能。

我深深吸咗一口氣，把便條紙原封不動放返好。我洗咗個臉，走出浴室，對住床上面嘅佢微笑。

我怕答案，所以我選擇當作從來冇見過嗰張紙。

臨走前，佢俾咗個新嘅WhatsApp號碼我。我收好，然後返咗屋企。

我冇同CJ講我搵到Circle。佢send過幾次訊息俾我，我全部都扮忙唔覆。我唔想同呢個男人分享Circle。

Ch7：無套

復出之後，我開始密密咁搵Circle。一個月搵佢五六次，每次都俾雙倍價錢——當係支持佢。第三次搵佢嗰陣，我帶咗佢鍾意嘅辣味鴨腳同青檸soda酒。佢見到好開心。嗰晚，佢飲咗少少酒，面紅紅咁，我哋做嘅時候，佢忽然話：「唔使戴。」

我呆咗：「吓？」

「我有食避孕藥，唔使驚。」佢細細聲講。「我信得過你。」

我同Circle，第一次無套。我哋每次都係唔戴。

但係，我個心入面，有好多疑惑。係咪因為我每次俾雙倍錢？佢成日當我係男朋友咁傾私事，係咪真係咁樣？仲有一個問題我成日諗但唔敢問：CJ都話同佢無套，呢句「我信得過你」，佢同幾多個男人講過？

有一次做完，佢習慣性咁轉身，喺床頭櫃抽咗兩張特定牌子嘅濕紙巾，好溫柔咁幫我清理。佢嘅動作輕柔、嫻熟，甚至連角度都精準得可怕——嗰種流暢感，完全係做咗幾千次、幾萬次形成嘅肌肉記憶。但更可怕嘅，我明知係咁，仲繼續沉溺，嗰種被照顧、被愛嘅錯覺。

我望住佢溫柔嘅側臉，心入面忽然泛起一陣寒意。呢種「溫柔」，到底係對我王靜，定係對任何一個俾得起雙倍錢嘅「好客」？

我問過佢關於佢老公嘅事。佢話係湖北相睇識嘅，老公六十幾歲，自從個女出世之後感情就愈嚟愈淡，而家好似陌路人咁。

有一晚，我搵佢搵得好夜，完事之後佢去咗浴室沖涼。我坐喺床邊，忽然聽到佢電話響。來電顯示係一個名：「甲由」。

Circle行出嚟接聽，語氣尷尬：「喂...嗯...今晚會夜少少...嗯...拜拜。」

佢收咗線，苦笑：「係我老公，成日問我幾時返去。」

我望住佢，忽然覺得好奇怪。喺佢心目中，佢老公係一隻害蟲。

Ch8 : CJ嘅真相

有一晚，完事之後，Circle忽然皺住眉頭提起：「你知唔知，有個客成日上網亂噏我啲嘢，仲當正自己係我男朋友咁，周圍同人分享，好反感。」

「邊個嚟㗎？」我扮唔知。

「佢網名係CJ。我已經同佢炒咗大鑊，話以後唔想再見佢。」Circle講得好嬲。「佢竟然跪喺我門口求我原諒，話冇咗我唔得，我見佢咁樣先心軟咋。」

我聽到呢度，個心即刻好唔舒服。

CJ唔單止同Circle無套，仲要周圍炫耀，而家仲要跪喺門口求原諒？

我忽然之間明一樣嘢。CJ唔係一個「普通嫖客」。佢係一個同我一樣，沉咗船嘅人。我選擇「等」，佢選擇「炫耀」。我將Circle當成「秘密」，佢將Circle當成「戰利品」。

而Circle對CJ嘅態度，都好曖昧——佢話「好反感」，但係「見佢跪喺門口，有啲心軟」。即係話，佢對CJ，都有一種「唔知點形容」嘅感覺。

我冇出聲，亦唔敢再問落去。

Ch9：我嘅矛盾

時間愈耐，我愈覺得自己唔同咗。我開始唔再對其他鳳姐有興趣。我淨係想要Circle。

我開始幻想，如果可以同佢一齊生活，會係點樣？我唔介意佢做過雞，唔介意佢有一個女，我只係想照顧佢，令佢唔使再做呢行。但現實係，佢有老公。我有資格去拆散人哋家庭。

有一次，我忍唔住問佢：「你有冇諗過離開你老公？」

佢沉默咗好耐，對眼有啲紅：「有。但係我唔可以。因為個女。我唔想個女冇咗個完整嘅屋企。」

「咁你愛唔愛佢？」

Circle秒答：「唔愛。但係婚姻唔係淨係講愛唔愛，仲有責任。」

我點點頭，冇再講落去。

再問就過咗佢嘅底線。

但係，我個心入面，有一個好邪惡嘅念頭。

我等佢老公同佢離婚。

或者，我等佢老公死。

佢老公大佢咁多，如果佢走先，Circle就會變返單身，我就可以光明正大同佢一齊。我知呢個諗法好仆街。等一個人嘅不幸，嚟成就自己嘅幸福。但係呢一刻，我係一個自私嘅人。

我將呢個諗法，收得好深好深。

Ch10：表白

有一晚，完事之後，佢溫柔咁攞住我。

「王靜。你對我真係好好，你係我呢世人，遇到最好嘅男人。」

聽到呢句，我心頭一震，浴室便條紙上面嘅字再次浮現喺腦海。但我閉上眼睛，選擇徹底遺忘。

我吸咗一口氣：「Circle，我有啲嘢想同你講。我鍾意你。唔係客對鳳姐嗰種鍾意。我想同你一齊生活，想照顧你。」

佢望住我，對眼開始有淚水。「王靜...」

「你唔使而家答我，我只係想話俾你知我嘅心意。」

佢沉默咗好耐，細細聲講：「我都鍾意你。但係我唔可以同你一齊。我有老公，我有個女.....如果有得揀，我想同你一齊。但係我冇得揀。」

我攞實佢。耳邊溫柔講：

「我等你。等到你可以同我一齊生活。」

佢冇出聲，只係攞實我喊。

我望住天花板，心入面有個計時器，開始無聲倒數。呢個係我嘅選擇，亦係我嘅罪孽。但我冇後悔，因為呢世人可以遇到一個真心鍾意嘅人，係幾咁難得。就算要用一生去等，我都願意。

Final：清醒的沉淪

而家，我仲係每個月搵Circle幾次。每一次見面，佢都係咁溫柔、咁靚。我同佢嘅關係，停留喺呢個狀態——比嫖客親密，但比情侶疏遠。

有時我會諗起CJ跪喺Circle門口嗰個畫面。我同佢其實冇咩分別——都係沉咗船嘅人。佢選擇炫耀，我選擇等。邊個方式更加痴線？我唔知。

我知道佢可能記住每一個客嘅喜好，我知道嗰句「你係最關心我嘅人」可能講過俾無數人聽，我知道無套可能只係佢對付高消費熟客嘅手段。

但係又點？喺呢個冰冷、冇人記得我叫王靜嘅世界入面，呢份虛假嘅溫柔，係我唯一可以抓緊嘅浮木。

我只係知道，我願意等。

等佢老公死——

或者，等自己死心。

我知呢個念頭好自私，但呢個係我唯一可以握住嘅希望。

因為，我愛佢。

等佢老公死，係一個終點；

等自己死心，係一個永遠唔會完嘅過程。

而我而家，好似喺等緊後者。

呢個，就係我嘅故事。

一個痴撚線嘅故事。

(全文完)